

缠中说禅——论语

1.学而时习之。

是一门“君子学”，学是为了成为君子。

：闻君子学，见君子学，对照君子，在实践中不断校对（習——鸟儿在晴天里试飞）

学而时習之，不亦悦乎：天

友凤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地

人不智而不愠（郁结），不亦君子乎：人

子曰：对应当下（意味着承担，人不需前提）

《圣经》起初：对应起源，对应神

2.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从闻道开始，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甚至是出生入死，都要不断地“固守”、承担圣人之道，直到最终形成“不愠的世界”而不退转，只有这样才可以行圣人之道啊。

3.子在川上曰：誓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川：源头。“誓者”，决心行圣人之道的人，就像河流一样，从“闻其道”的源头开始，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前赴后继。昼夜（对应朝夕）

4.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是虚无缥缈的，就指圣人之道，只和现世有关。

只有人，才能使道得以光大，离开了人（包括“闻、见、学圣人之道的人”和“不能闻、见、学圣人之道的人”），并没有一个道可以让人得以光大。

5.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打、攻击非圣人之道的一端者。这是对（圣人之道）的灾害啊。不知，如同米；不愠，如同饭。圣人之道，如同水火。行圣人之道，如同利用水火，把米，煮成饭。行圣人之道的人，就是那煮饭的人。没了米，没了不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又如何行圣人之道呢？

6.道，不同、不相为谋。

“圣人之道”之“谋”，就是“不同”，“不相”（相：选择）

7.子曰：有教无类。

教导行圣人之道，没有分类（即不相）。

8.子曰：贫而不怨难，富而不骄易。

君子行圣人之道，就是要将“人不智”的世界变为“人不愠”，而人不愠的前提是“人不相”。在现实中，财富、知识、权力、权利等方面的广义贫富，是社会中的最大“相”，体现为贫而怨（埋怨、仇恨）难（灾难），富而骄（健壮、骄傲）易（赐给、交易、轻视）。把贫富之相“不相之”，让贫而不怨难，富而不骄易，就是儒家面对贫富的“不相之谋”。

9.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达到了“人不相”的境界。但是更理想的目标是“贫而乐，富而好礼”——“人不愠”。谄：奉承，弱者有所求。乐：yue，歌舞升平。

10.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齐式立其恶，惩其恶，至鲁式，立其善，扬其善。都不能打破贫而谄，富而骄的循环，必须善恶并举（不相），文武并重。

11.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春风又绿江南岸，诗眼“绿”。

“放”亦为诗眼，无论放弃或是放纵“利”而行，多怨。这是“人不智”社会的总规律。

12.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

贫者，好勇斗狠。富者，为富不仁，被过分享乐心病急速传染。

对富者利的放纵，对贫者利的放弃。乱也。

13.子曰：善人 为邦百年，亦可 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使人善”，“战胜残暴 / 制止杀戮”，才可能为邦百年。亦通“腋”，如两腋之于人。

14.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王霸之术而成其王。世，世代相传。

行“齐式”手段得到政权，必定打好世代相传的基础后才会施行所谓的“仁政”。

15.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来接，孔子沿途看到卫国市面繁华，一语双关地引出“既庶矣！”的感慨。接着是“庶 / 富 / 教”。

庶，只有不相才能不同，不同才会有多样性，才能称得上“庶”。富，不仅仅是增加财富，它是综合性的，包括社会的各个方面。

教，必须在富的基础上，包括了整个的上层建筑领域。富之，最终要落实到一个个个体上，而每一个个体，如何连接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体现为上层建筑的结构。

庶 / 富，对应的是人不相。教，对应的是人不悞。教，不是圣人或圣人教团从上而下的教育，而是指所有人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文明。

16.子曰：善人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善人” / “教民”=动词+名次，“即”与“离”相对，意指“融合 / 同化”。“戎”，古代少数民族，指代未开化 / 文明程度较低的人。

意思就是上一章“庶 / 富 / 教”的“善人”之道最终形成的强大文明力量，可以融合 / 同化那些未开化的、文明程度较低的人、民族和国家。

17.子曰：以不教 民战，是谓弃之。

“不教”，就是不按照上面的“庶、富、教”的“善人之道”，只能导致“民战（战栗、恐惧）”，这叫遗弃、背叛民众。

18.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未开化、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虽然有他们的国体、政体，但由于没有遵从“齐式”王霸之术、“鲁式”仁德之术，而被后者所轻视。

19.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设置、建立政，使 行“圣人之道”所得彰显，就像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一样，并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地确立。其确立，是一个社会上所有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的、现实的结果。“圣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

和马克思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一个道理，具体分析不是用先验的方法去分析，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辑关系来。

20.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上一表方向、目标，下足（止）表示朝这个方向或目标不偏不倚地走去；“帅”，遵循；“以”，和，表并列关系。

意思是，遵循现实的逻辑，从现实出发，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现实是最底层的支点，离开现实，无所谓“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不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不是那种把圣人之道装扮成某种口号、旗帜、目标，以此驱使人，让人为此折腾的东西。

21.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位”，变化的位次，不同的位次对应着变化的不同状态。即，其政必须与其位相适应。就是“不谋不在其位之政”，不谋划与现实变化的位次不符的政事。

又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

22.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患”，即“畏”，启示着“无”的源始境界。位，位次，止、立。“立”，通“位”。“求”，选择。

意思是，不患，无位次。患，以“不患”的“无位次”而位次。不患，不以自己“所知”来选择，就是能知。

儒家，内圣、外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外王，是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内圣相辅相成的，这是参悟儒家之说的大关键。

类似的有海德格尔的提出的：为何“在”者在 而“无”倒不在？

23.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患别人或自己不明了自己，患别人或自己不能明了自己啊。

人之不己知是绝对的宿命，是无位次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创造各种主、客条件使得这无位次的“人之不己知”不断显现“人之己知”不同位次的可能来。从而实现从不能到能 位次的不断提升。这就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所谓“天行健”。

24.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患人不明了自己，患“人不知”的世界啊。

就是因为“不己知”的无位次而有“不知人”，即“人不知”的位次。正因为有了“人不知”的位次，才有可能把“人不知”的世界变成“人不愠”的世界。

25.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性”，心生也，不是先天、先验地被赋予；“相”，去声，有其位次；“近”，缠附也；“习”，学而时习之；远，深远、深奥。

其相立，必缠附其性；而习相，深奥啊。世界不是用来解释的，而是用来改变的。

26.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虑”，审察、思虑、谋划，最终都要落到行动上，构成“习”的一环。“习”在对现实逻辑的把握后的改变——转现实。

人没有深远的审察、思虑、谋划，必然会缠附祸患。

27.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先摒弃“我本位”的独断，断好句。

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恶的就会被厌恶，对此必须摒弃一切厌恶当下直观；一切现象，当被认为是好的就会被喜好，对此必须摒弃一切喜好当下直观。

28.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与康德进行比较理解：视，人与认知对象之间的看，也就是人的所有认知能力；观，看法，相当于反思判断力所连接的自由意志；察，当下的直观，视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

意思就是，认知能力，是人所凭借的；自由意志，是人所遵从的；自由意志的当下实践，是人所安置的最终归依。人不过如此，人不过如此。

29.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没有智慧，不能承担君子的使命；没有智慧，不可能建立社会正常的秩序；没有智慧，不可能产生使人智慧的言论。

30.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蹈行、践履“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智慧、所得的君子，永远处在创新、创造之中啊。

3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众当下适合的（位次），放任民众去蹈行、践履；民众当下不适合的，放任民众运用智慧去创造、创新。

32.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由”，蹈行、践履；诲，教导；女，通“汝”，你，泛指一切人类；为，通“伪”，人为也。

孔子说：实践教导你，从此而有智慧啊。依智慧而进一步实践，以此而有新的智慧；不依以实践而有的智慧进一步实践，就不会有新的智慧。这，就是最根本的智慧。

33.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敏”，假借为“拇”，印证。孔子提出了学习前人知识、智慧的三个步骤：好、敏、求。

我不是天生就有智慧的人，只是爱好学习、研究先哲遗典，并在实践中对此印证、选择的人。

34.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所有人，天生就有智慧（不绝对否定牛鬼神蛇），是最好的；所有人，都能自由的学习且通过学习而有智慧的，是稍差的；所有人，被分到不同类别而得到不同类别的学习（社会之困），是更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某类人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民众被当成卑下的原因啊！

35.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次，”，古代行军时临时驻扎和住宿。

意思是，大概存在没有智慧却凭借没有智慧而有所作为的人，我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能让每个人都自由见闻的社会里，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见闻，选择超过自己的见解，依据其见解而不是依据有此见解的人或群体，深入探讨、吸收学习；进而让自己的见识逐步深厚，才能更清楚地辨别、辨正各种知识的真伪、深浅。但这些都是智慧的临时落脚处，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

36.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干”，求取；“禄”，福气、福运；阙，去除；“慎”，通“顺”，遵循；尤，过失；殆，危险；悔，过失。

子张求问获取福运的方法。孔子说，见闻广泛而去除疑惑，见识深厚而去除危险，遵循如此“闻见”而如此“言行”，那么言行都会少过失。言行少过失，福运在其中啊。

“闻见”——知，福之全离不开智之全。

37.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谋”，谋划；馁，饥饿。馁、耕、食，分配问题，是个恶性循环。要改变这种模式，就要对“馁”进行“不同、不相”，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多闻、多见”，使得能通过相应的“学、行”去把人类的“馁”对照、校对在一个自然与人的现实关系能允许的范围内。再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耕”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进行“不同、不相”。

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按“道之谋”谋划而不按“食之谋”谋划。以人的欲望饥饿为基础的生产，新的欲望饥饿就在其中啊；以人与天地关系中对照、校对确定人之所需，福运、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啊。君子只担忧“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道之谋”，而不担忧“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的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贫穷。

38.子曰：君子不器。

器，“形乃谓之器”，何谓形，形就是相。就是“君子不相”。“道，不同、不相为谋”。

39.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语法互文。孔子说，无论古今，真正的学问与学人，都不离“内圣外王”恐、“为己为人”的一体之学。

40.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至”，盡善盡美；“穀”，糧食、生活；“易”，改變。

多年聞“聖人之道”，見“聖人之道”，對照“聖人之道”，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校對”，雖然不能達到盡善盡美，但能對“聖人之道”的“學”達到一生不退轉的位次，這才算是“學”有所得啊。

41.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及”，至也；“猶”，躊躇疑懼；“恐”，恐懼。

聞“聖人之道”，見“聖人之道”，對照“聖人之道”，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校對”而不能達到盡善盡美，是因為躊躇、恐懼使它迷失而不能當下承擔。

42.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互文。任何的學，都以同一性的思為前提；而任何的思，都以差異性的學為前提。

孔子說：將差異性的“學”與同一性的“思”分開，都只能迷惘、倦怠而無所得。

43.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唯”，發語詞，用在句首引出句子；“女”，通“汝”。

孔子說：是的！你的兒女跟隨小人而“聞、見、學、行”，就會產生災難、癢疾。依附小人就會失去子嗣；違背小人就會埋下仇恨。

44.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願真正“聞、見、學、行”聖人之道的君子，結交、親附沒有智慧、充滿貪婪、恐懼的小人，而成就“聞、見、學、行”聖人之道的不退轉。

45.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通‘蘊’，積聚、包容；故，故有的，這裏指經過時間沉淀、檢驗的智慧。新，鮮活的創造與呈現。可以，應是可+以，可以溫故而知新為師矣。

溫所得，是一種積聚、蘊藏，沒有“溫故”，就沒有智慧的創新與創造，就沒有“由知、德者，鮮矣！”

孔子說：應當把積聚、蘊藏故有的經過時間沉淀、檢驗的智慧，而保持智慧當下鮮活的創造與呈現作為君子“聞、見、學、行”聖人之道所師法的目標啊。

46.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並列成分省略。完整句子應該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志於立，四十而志於不惑，五十而志於知天命，六十而志於耳順，七十而志於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說：我十五歲的境界，所為用“從此聞見學行聖人之道”來標記；三十歲的境界，所為用“窮盡聞見學行聖人之道的現實可能位次”來標記；四十歲的境界，所為用“透徹聞見學行聖人之道可能位次的‘不惑’”來標記；五十歲的境界，所為用“聞見學行聖人之道讓智慧依當下生存鮮活地呈現”來標記；六十歲的境界，所為用“遵循當下生存鮮活呈現的智慧而聞見學行聖人之道以成就內聖”來標記；七十歲的境界，所為用“依從民心期望但不超越聞見學行聖人之道在當下現實中可能實現位次而成就外王”來標記。

47.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敏，假借為“拇”，大拇指，印證；“慎”，通“順”，順應；就，窮盡；有，現實的存在。

孔子說：“聞、見、學、行”聖人之道的人，對慾望不貪求而滿足，對生存的環境不貪求從而安身；通過當下的事情去印證，使得理論、言論順應當下的實際；對現實窮底究源，使現實行聖人之道而在現實中成就之，稱之為“好學”是適當的啊。

4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十是數之具，言其極大，囊括所有的意思；“室”，家族；“邑”，國；“如”，遵從。

孔子說：所有國家，倘若有總從我的“忠信”標準的在其中，不若有總從我的“好學”標準的在其中。

所謂的“忠信”，如果沒有“好學”的標準，必然是憑空定出一些法則、標準、道德，只能是愚民的把戲。

49.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指的是“君、父、師”這三類最值得尊重的人。必，倘若；師，師法；從，通“縱”，廣泛。

孔子說：與君、父、師同行，倘若有讓我師法的在此：選取他們完善的並在當下現實更廣泛地去應用、檢驗，選取他們不完善的並在當下現實中不斷修改、完善。

50.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談論、辯論；“惰”，衰敗；“其”，通“豈”，難道，表示詰問。

孔子說：任何人與他辯論而他都能語不衰敗的所為能辯之士，難道只有顏回嗎？

一個好學的人，自然能言善辯，但好學不在於能言善辯，多有能言善辯之徒，不過死剩一張嘴，這種人，有什麼用？

51.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即“先行其言而後從其言”的省略句。“行”，發hang，連續貫穿；“言”，不單指言論，更包括人的一切思想及其相應的行為；“從”，通“縱”，廣泛。

子貢問君子，孔子說：先使自己的言論、思想以及相應的行為一以貫之，然後再使其廣泛。

52.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發hang，連續貫穿。子貢希望得到一個上帝式的天理來一而貫之。而對於孔子來說，只有當下的現實才是“一而貫之”的，沒有任何不變得準則、道德等等

是可以一以貫之的。

解釋：倒裝——“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應該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恕乎？”，表示反問、詰問。

子貢問：又可以終身一以貫之的言論嗎？孔子說：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施加給別人（當時對於 恕 道最流行的解釋），難道就是“恕”嗎？

53.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說：子貢啊，你把我當成不斷學習從而了解現實當下的人嗎？子貢回答：是，難道不是這樣嗎？孔子說：不是啊，我只是直下承擔當下現實而貫通它。

54.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殯之以禮，際之以禮。”

“違”，本義離開，就是不要離開當下社會的現實。

孟懿子問孝。孔子說：不要離開當下社會的現實。樊遲替孔子趕車，孔子對他說：孟孫向我問孝，我回答說不要離開當下社會的現實。樊遲問，什麼意思？孔子說：父母在世，用社會當下約定俗成的規範去侍奉他們；父母去世，用社會當下約定俗成的規範去安葬、祭祀他們。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父母唯其疾之憂”是“唯其疾之憂父母”的倒裝。孟武伯，上文孟懿子的兒子；唯，縱使；其，指代兒女；之，結構助詞。

孟武伯問孝。孔子說：（孝就是）縱使自己生病也擔憂父母的那種當下產生的感情。

55.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遠，偏遠險惡之地；游，遊學；方，通“謗”，被詛咒。

當父母健在時，即使是遊學也不能到險惡偏遠之地。否則一定會被詛咒。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知，從口，旁邊是矢，意思是“識敏，故出於口者疾如矢也”。

56.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開導；於，被；利，就是利益、利害關係所組成的現實社會結構以及其對應的一套現實運行機制；

義，各種現實結構所對應的道德、法度等規範。如果沒有“義”、“利”，就沒有這個社會結構本身，所謂的君子、小人之喻都是胡謔。

孔子說：君子被各種現實結構所對應的道德、法度等規範的關係之網中蘊藏的力量所開導；小人被利益、利害關係所組成的現實社會結構以及其對應的一套現實運行機制的關係之網中蘊藏的力量所開導。

君子成於小人。過程圖：假人、木偶——小人——君子。

57.子曰：君子週而不必；小人比而不週。

“比”，在甲骨文中是兩人步調一致、比肩而行；“週”，甲骨文中是“田”裡有四點，表示把田都種滿了，因此就有周遍而沒有疏漏的意思。

孔子說：君子聞見學行周遍而沒有疏漏，卻不會讓別人和自己步調一致、比肩而行；小人讓別人和自己步調一致、比肩而行，聞見學行卻不能周遍而沒有疏漏。

58.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同，“門+口”，重複，通過口頭上的不斷重複達到聚集；和，去聲，就是“相應”，諸如“天人相應”、“心手相應”……（也是“天地人”結構中最重要之一的關係，就是“相應”，就是“和”）

君子相應而不聚集，小人聚集而不相應。

59.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之，象形本義，“生出、滋長”；美、惡，人的品行。人，本無所謂君子小人，這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聞見學行”來的。

孔子說：人不斷滋生美德，君子成就；人不斷滋生惡習，君子不成。小人的成就與此相反。

60.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適，本義是“往、到”，引申為“歸向”；莫，通“慕”，向往；義，通“儀”，容貌，名詞動化用法，“取儀”的意思。比，步調一致、比肩而行。

君子對於天下的一切，沒有行為的歸向，也沒有思想的向往，甚至可以讓自己的容貌呈現出小人“比”相。